



她喜欢早起后戴上眼镜，世界瞬间变得光明清晰，高锐度，高饱和，仿佛充满了希望，仿佛所有尘埃都不忌讳验明正身。

妖娆记

过度清晰的世界

文 | 于是 图 | 资料

陪朋友去配眼镜，验光师傅对她说了，你的度数并没有520度这么深呀？矫正视力有1.2就足够了，你现在戴的眼镜足有1.5以上，没有必要呢。朋友这副眼镜戴了足有七八年，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是戴了个望远镜，难怪在阳台晒衣服时，能看清对面人家电视上的字幕、墙上装饰画的落款。但是她拒绝配一副1.2效果的新镜片，因为习惯了太清楚，她无法再适应普通的清楚。

然后我们去喝咖啡，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们去吃饭，隔着一个巨大的大厅，她看到前夫坐在一个角落里，只露出侧脸，和一个年轻女孩浅笑举箸。她甚至看到了他手上的婚戒。那顿饭吃得很不开心。

她喜欢早起后戴上眼镜，世界瞬间变得光明清晰，高锐度，高饱和，仿佛充

满了希望，仿佛所有尘埃都不忌讳验明正身，仿佛一个真实的世界随之醒来。然后她会干劲十足地打扫房间，挑选出门的衣服，挑剔镜中的自己的各个角度。她舍不得不看清楚。有一次她去一个刚交往的男生家里玩，本有的激情或腼腆都因她偶然瞥到男生脚上的某些污渍而突然间冷却。我曾经打趣说，你本来就该摘了眼镜，因为戴着不方便亲吻啊。没错，亲吻时的世界无需太清晰。

谁也经不起望远镜或显微镜的挑剔。过度清晰的世界很难让人释怀。不易于满足的眼会让你心事重重。除非你修炼到一定境界，见山就是山，见鬼就是鬼，不再纠结。

有些人的爱情是从0.1到1.5，越了解越洞彻，每天多一点接纳，渐渐看全对方的根底和未来。有些人的爱情却是

相反，看清他的眉眼，或是他的房车积蓄，或是他的甜言蜜语，之后的世界渐渐模糊。世间的示爱大抵相同，视爱的过程却有各种颠三倒四。

因为有过一次糊涂的婚姻，她对下一个爱人就特别在乎，不轻易去爱，不轻易付出，总想等到看清一个人的表里前后统一才肯去信任，然而三十岁过后很难再有充足的时间彼此交换所有，等待的过程也是清晰的，她看得到自己的欲望，以及极度的不安全感。第二天她去取新配的眼镜，照旧，可以看到对街小卖店里墙上的菜单，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就做出判断，决定取舍。这确乎是习惯了，你不能让一个习惯过度清晰的人突然假装懵懂。但愿她被提醒了，因而下次能知晓什么时候摘下眼镜，什么时候暂别严苛的理智。

工心记

圆舞螳螂

文 | 陈黛曦 图 | 资料

18岁高中毕业，她没有考上大学。梳着马尾戴了副黑框眼镜去他的广告公司应聘前台，他眯着眼睛打量她半天说：“把眼镜摘了，去配副隐形的，明天来上班。”她半天没说话，这样…就行了？公司接下了第一笔业务，她陪他去签约，低着头给他整理文件。“女秘书啊？”别人问他，他不语，笑得暧昧。他当时留她，就觉得她好看，如今居然发现很好用，搁在公司是前台，带出去像秘书。

只有爱一个人时才会心甘情愿为他干一切，她每天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等着天亮，去公司上班。等待相见的每一个小时之间都是深渊，同行的一天转瞬即逝。女前台爱上自己的老板，这样烂的桥段，任哪个编剧都不会好意思放进自己的剧本。

他并不能算一个好人，这是在她陪

他谈了无数次生意后得出的结论。他深谙规则，为达成目的，他常常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当一个客户直白的短信拿到她眼前，她并不为他央求的眼色所奇怪。客户说：“借我你的女秘书。”他略显艰难地向她开口，那时她也算他的“女朋友”，虽有实但无名的那种。她给他发短信，“我最后的纯真都留在你那里，我将永远地堕入黑暗。”

亦舒的所有小说里她顶顶爱读《圆舞》，一个男人爱上了自己的养女，等她长大。数年后，女孩长成，成了超红的模特，两人互相约定，各自恋爱，直到想与对方安心在一起那天。像遥远国度的宫廷圆舞，一支舞曲换多个舞伴。只是圆舞转到终点，回到起点，最初的舞伴交回手中。而他和养女却再也转不回来……高中毕业上班之后她就不再读亦舒了。所有

的爱情和幻觉都停留在18岁。

他们在一个酒会上重逢，她是甲方代表，而他是乙方。他们热烈地碰杯，相互祝贺合约顺利签订。借着酒劲他说：“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也都干了吧。”她听出了这话的意思，进了洗手间，直到眼圈四周的红晕全都褪尽褪绝，才出来看他与继任女秘书当众调情。

她抢走了他公司的每一个客户，有时甚至不惜低过2倍的价格。电影《Bitter Moon》中描写了一个为爱伤极的女人，加倍奉还给那男人她的报复。男主人公望着疯狂折磨自己的女人，忽然明白了她有多么深地爱着他。天使站在高楼的边缘，看底下来往人群；车辆穿梭，她像《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一样掠下城市。如果有下辈子，她愿意投胎做一只螳螂，在最相爱的那天，被另一只螳螂吞下肚子。



像遥远国度的宫廷圆舞，一支舞曲换多个舞伴。只是圆舞转到终点，回到起点，最初的舞伴交回手中。



她痴迷上世的经典老歌，韵味诗意面面俱到，侠骨柔情，旖旎缠绵，磅礴哀婉，都可以在一首歌中泼墨淋漓。

乐活记

听声者

文 | 李琬怡 图 | 资料

打开电视机，正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台上的这名选手，头大，体宽，貌不出众，声不惊人，一首上世纪经典老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将现场气氛搞得怀旧感十足，却也只博得灰澄庆的青睞。

这档节目high爆了暑期档荧屏，她未有特别关注，可能是这些年被各大综艺选秀节目“煽”出了内伤，如果说，每一个奥特曼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那么每一段精彩或不精彩的演出背后都有一出催人泪下的大悲剧。最初的最初，群众雪亮的眼睛里总要沁出几滴泪花，为那些生离或死别。而后，随着各“作秀事件”前赴后继地被揭露真相，人们渐渐相信了亦舒说的那句名言：“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

选手一曲毕，老规矩，进入“煽情环

节”。几乎是条件反射，她抓起遥控器欲要换台，但未遂。这个故事一点儿不传奇，不励志，不悲壮。背景很简单，男选手生于1980年，葛姓，未婚妻90后，两人即将成婚。真正戳中她萌点的是一段寻常话——“我对9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那种经典老歌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我是听了那样的歌喜欢上音乐的。她觉得老土，特别不爱听。”他改编后再给她唱，用自己音乐的喜爱和才华赚了个琴瑟和谐的美满结局，未婚妻在后台笑靥如花，羡慕台上台下一众人。

“我希望90后00后还可以听70后80后这样的经典老歌。我希望我做这件事有意义。”这一段在观众中没有引起轰动和议论，既不是吐槽点，也不是卖萌点，但她真是毫无预期地被感动。同样的，她也痴迷上世的经典老歌，韵味

诗意面面俱到，侠骨柔情，旖旎缠绵，磅礴哀婉，都可以在一首歌中泼墨淋漓，从人生阅历丰富的歌者口中唱出，或咬牙切齿，或云淡风轻，竟颇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承不承认，能一开口就直指人心的歌曲和歌者，大多留在了过去。

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谁的学生时代没有被《水手》《蜗牛》《我的未来不是梦》《海阔天空》等歌曲深深打动过？那可真是一段励志的岁月，闲暇之余也希望有一天能口吐芬芳，舌灿莲花地抚慰别人，将这些歌良好传承，为了明天而奋斗，为了梦想而拼搏。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麦克风里的曼妙声音，更有自身的梦想和希望；我们看到的，从来不只是镁光灯下的精彩演出，更有自身的情感和信仰。因而我们动容，无论证据如何确凿，永远不要质疑正能量的本身。